

黃賓虹

传记年谱合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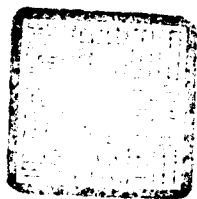
黄宾虹传记年谱合编

裘柱常 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41859

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 北京

1041859

黄宾虹传记年谱合编

裘柱常著

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)

责任编辑 王靖宪

装帧设计 张晓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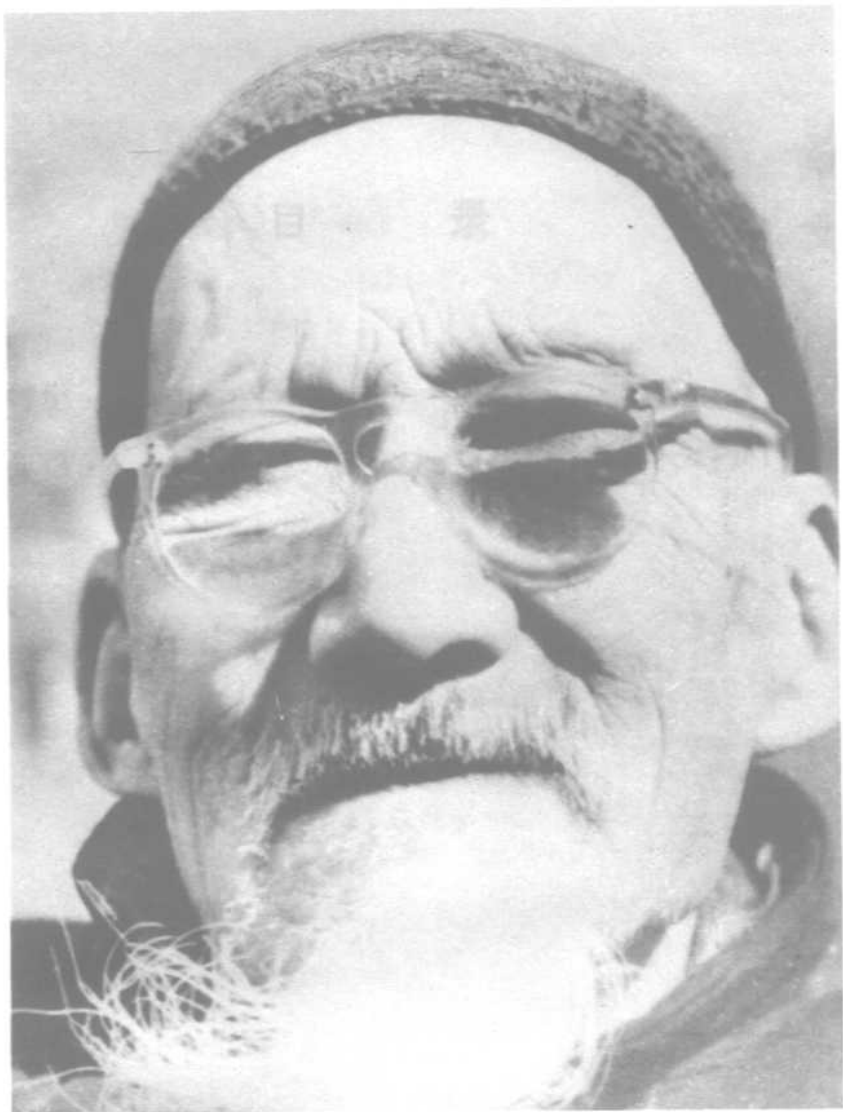
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1985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8027·8876 定价: 1.65元



黃賓虹

1865—1955

目 录

传记	1
年谱	101
图版	

画家黄宾虹传

一

黄宾虹原籍安徽歙县潭渡村，生于浙江金华，初名懋质，一名元吉；后改名质，字朴存，又作朴丞、朴人等；初号滨虹，署室名曰滨虹草堂；后又改滨虹为宾虹，即以为字；亦作宾猷，冰鸿等；曾用过予向、大千、顾厂、芸人、同芝等笔名。晚年以宾虹为名，世人亦都称之为黄宾虹。

公元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，旧历清同治四年乙丑的元旦，生于金华。因为同治三年甲子是闰年，多了一个闰月，所以乙丑元旦还没有过立春。按我国旧风俗习惯，节气没有过立春，可以算在上一年里的，就是他诗里说的：“吾生乙丑年，冀算犹甲子，受天知春迟，堕地得岁始。”所以一堕地就算是二岁。

他父亲黄定华，于十四岁，由歙县潭渡村到金华学做生意，从此就在金华娶妻立业，生下了黄宾虹等兄弟姊妹七个孩子。母亲姓方，是当地人，和街坊邻舍，都搞得很和睦。黄定华从学生意时起，就很勤奋、有上进心。少时在家乡也曾听过老一辈人，捧着水烟筒，讲述祖先光荣的故事，以及入学，乡试、会试、殿试等荣宗耀祖的进身之路。不知不觉地在头脑里印入了传统的封建思想。他念过的书不太多，但很羡慕族中一些有家产的能读书入学的伯叔兄弟辈，所以在学生意时，早夜偷闲看看各种书籍。

DB 3015

公元一八五八年，清咸丰八年，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，直向安徽、浙江二省清朝的反动政权进军，清兵节节败退。因为当时太平军由安徽绕道入浙，所以浙皖交通，曾一度有断绝的危险，黄定华就把在潭渡村的母亲迎来，住到金华南乡一个叫做里郑的山村里。

金华是浙江腹地的一个内陆城市，政治动荡的影响不太明显。太平天国革命以后，内地的生产曾有一度恢复繁荣，买卖较为活跃，黄定华经营的商业大有发展，逐渐成了当地一个比较有地位、有财力的商人。

黄定华也曾想重振家业，这几年的经营顺利给他增加了希望，好象眼前招展着闪烁的希望之火，一会儿大些，一会儿小些，一会儿近些，一会儿远些。他更加兢兢业业、起早摸黑，锐意经营，生活日见宽裕。

一年冬晚，正是黄宾虹四岁，一家人围炉闲谈，叙天伦之乐。黄定华偶然想起要试教儿子识几个字，就指着墙上的楹联教他。黄宾虹的领悟力比较快明，记忆力很强，没有几个晚上，已识下不少。这晚黄宾虹默过字后，忽然问父亲道：“手掌的掌字怎么写？”黄定华说：“这个字笔划多，恐怕你还认不得。”不想黄宾虹却说：“我想这个字里一定有个手字，大概和手字总分不开吧。”这句话说得黄定华心里很高兴。

从此，黄宾虹就开始识字，不仅认挂在墙上的字画上的字，也开始找寻家里的藏书，其中不免有二十四孝图之类的封建说教的书，也有如山海经等绣像插图的少年读物。这就成为他一生献身于国画艺术的最初的启示。

黄家隔壁，住着一家姓倪的萧山人，倪家两兄弟年龄比黄定华还长一些。两家往来很密切。倪家有个孩子，名叫倪淦，年纪也比黄宾虹稍大一些，已经在从父学画，这也是当时子传父业的习惯。他和黄宾虹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。

倪淦的父亲听说邻居黄家的孩子也很喜欢绘画，有一天傍晚就过到黄家来。黄宾虹倚着父亲身边，直望着倪老先生发呆。倪老先生看他这般模样，就笑问：“你也想学画吗？”黄宾虹不住地点头。倪老迟疑了一下，才含笑说：“学画可不是件太容易的事，说起来话长呢。但是最要紧的，是要学画家的画，不要学画匠的画，要学做画家，不要学做画匠。把长话说成短话，就是学画要象写字一样，一笔一笔都要交代清楚，千万不能描，不能涂抹。”还说了些古代画家的故事，在临走的时候，又千叮万嘱：“当如作字法，笔笔宜分明，方不致为画匠也。”

倪老先生的一席话，说得黄宾虹惊喜交集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，引起了奔腾的思潮。他当时虽还不太懂，于是就一心揣摹学画的技法，学画是否也和读书一样，按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顺序？他只是心里这么想着。

于是他就去看倪老先生作画。倪老先生一边作画，一边讲解给他听，说了学画入门之道，关键在于用笔，要笔笔分明。倪老给他指出了学画入门的关键，使黄宾虹第一步就踏上了正确的道路，减少走弯路，东西碰壁的浪费。这第一步的启蒙教育，对于黄宾虹以后的发展，影响是不小的。不是误入歧路，就是堕入野狐禅，成为旁门左道，一辈子摸不到伟大的中国画艺术的边际。

当然，进得门来，还有待于自己的努力，要看入门以后的工夫深浅，学力厚薄了。

倪老的话，“当如作字法，笔笔宜分明。”是黄宾虹在中国画艺术上所受的启蒙教育，也是他一生受用不尽的原则。他以这几句话作为准则，一生奉行到底；而且从此深入探究作字的笔法，博采前人关于书法用笔的理论，施之于自己的国画艺术实践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也增长了他在书画笔法上的知识，加深他国画艺术实践上的工夫。他在以后八十多年的艺术生活

中，就没有忘记这启蒙时期的几句话。但是他后来却大大地丰富了这几句话的意义，大大充实了这几句话的内容。就这样，黄宾虹在探索国画的万里长征中，开始了他的第一步。

二

黄宾虹从此开始学书、学画的生活。按当时对士人的教养标准，除了读经、读史之外，也读些诗词歌赋一类的文章。黄宾虹却比较喜欢诗词和六朝的辞赋。

黄定华生意顺利，家庭经济比较宽裕，黄宾虹学书学画的条件也相应便利。徽墨、宣纸，是托人从家乡带来的，家里也藏有些碑帖，虽然不是宋拓、明拓，但都是拓本。也曾收买过一些书画文物，有当时名家的作品，也有古代名人的作品；其中就有沈石田的一部山水册页，这些家藏的书画、碑帖，就成了少年黄宾虹心目中的宝贝。他也学六书，知道文字结构的道理。他的求知欲很强。每天早上学书、学画，白天就读经、读史，晚上是背诵些唐宋人的诗词。起初由他父亲督教，过了些时候，父亲因为生意忙，而且过去读的书也有限，无法继续下去，就把他送到邻舍的家塾里去。黄宾虹早起还是在家里写字、学画，然后去家塾读书，傍晚休息以后，还照样背诵些古人诗词。

到了他八岁那年的秋天，来了一位同乡的贵客，据说是他同族的一位翰林老爷，叫黄崇惺，是清同治十年辛未（公元一八七一年）会试及第的进士，曾经为翰林院庶吉士，又从翰林院实授为福建某县的县令。因为黄定华当时已成为金华一个有地位的商人，在故乡潭渡村里也成了一个有声望的人物。这位已经实授为县太爷的翰林，到福建去上任的时候，特地绕道金华，来拜望同乡长辈，一个有钱的商人，这也是过去常有

的作法。黄定华也很懂得了一些官场中应酬的礼节，自然不敢怠慢，殷勤招待。饭后又要儿子黄宾虹等出来拜见，陪着叙说一回家乡的情况，然后由儿子黄宾虹作陪，一同去看当地的名胜古迹。

黄宾虹当然很高兴。他听说翰林是经过殿试，见过皇帝，学问高明的人。一起去到八咏楼，楼前院子里长着不少杂树。这已是九、十月天气，枫叶经霜，已经一片火红。黄崇惺指着红叶，问黄宾虹是什么。黄宾虹当时已读过不少唐诗，就说：“不就是‘红于二月花’的枫叶吗？”

黄崇惺见他不用思索，随口就背出杜牧的诗来，觉得这八岁的小弟弟，也不简单，就说：“你答得对，很好。”就又指打草丛里跳出来的一只蚱蜢问道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“是蚱蜢。”黄崇惺又问：“那你可知道有一种小船叫蚱蜢舟的又是什么缘故？”黄宾虹记起李清照：“只恐双溪蚱蜢舟，载不动，许多愁。”的词来。就说：“小舟叫蚱蜢，是‘六书’象形的意思。”

翰林听黄宾虹对他的问题，竟然对答如流，大为高兴，就称赞他很能读书。黄崇惺到了福建任上，便把他自己的著作《劝学赘言》、《凤山笔记》，以及重刊《潭滨杂记》等书，托人带到金华，送给了黄宾虹。这又使他对于潭渡黄氏祖先的许多事迹，扩大了眼界。黄崇惺又为黄宾虹代请了家乡的程健行先生来坐馆。程健行还是按惯例要他读经史中比较通行的书，也读些六朝以及唐宋人的文章；也有清代学者颜习斋、李刚主，以及吴梅村、侯方域等人的诗文集；同时还教他学做八股文。

因为潭渡黄家，过去曾是书香世家，到黄宾虹祖父的一代，才开始败落下来的，所以黄定华有钱时也喜欢购买些殿版《五经》之类。程健行教的主要是为学优而仕，重点要教黄宾

虹做八股文，掌握当时进入仕途的敲门砖。

清光绪二年，公元一八七六年，黄宾虹十三岁的那年，回歙县应童子试。

按当时清朝科举制度的规定，一般读书人，必须县试及府试，中了秀才，然后可以参与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，不限年龄。县试按各县人口、田赋，规定名额录取，每年举行一次，各县限额不等。但是规定各县士子，必须回原籍应试，寄籍外省的必须回本县报考。

县试榜上无名，黄定华希望落了空。

但是黄宾虹这次长途回乡，初次见到黄山山麓的村落，那仿佛象山水画中平远景色，一路上的优美峰峦、村落、池沼、湖泊，都开拓了他的胸襟，涵养他的美的情感。

他爱上了故乡的山色、水色、丘陵、草木，便在家乡逗留一、二个月，当地的族人，和他比较亲热。其中有曾因太平天国战争而迁往外地的旧家、大族，也陆续回到故乡。他们保存着一批金石书画之类的文物，如查士标、渐江、石籀、石涛的画，也拿出来供黄宾虹欣赏。黄宾虹是初次见到这些名迹，心里非常高兴。他这次县试虽然名落孙山，但所见所闻，还是不虚此行的。

黄宾虹从临摹中，初次研究新安派的国画艺术，觉得这派画家的笔墨技法，自有一种特殊的风格，又各有自己的特色：有的苍茫浑厚，有的华滋疏朗，有的苍劲挺拔，但在笔墨上都厚重苍润，变化百出，出神入化，和他已经看过的国画都不相同。他对这些画真是一见钟情，梦魂颠倒的，对渐江的作品，则特别爱好。

他在家乡住了一、二个月，才回金华去。这一次北行对于一个正在探索国画艺术奥秘的少年的黄宾虹，真是一种幸运机遇。

回金华以后，不忘情于在家乡见到的名画，在早晨写字以

后，就试背临几幅浙江等人的作品。他一下笔就踟躇不前，又仔细回忆，才继续画下去，画成以后，看看不大对头，于是又重画一遍。这样做经过好长一个时期。

老师教他学做八股文，他却觉得一无兴味；他在暗中摸索国画艺术，却越来越有兴趣。程健行好象发现了黄宾虹心中的秘密，又觉得教了几年书还没有使学生入学，不免也有些内疚，不久就辞馆回歙县去了。

此后一个时期里，黄宾虹就埋头于书画堆里，他已无心于科举，他不想拿敲门砖去敲科举的大门，他宁可学诗词书画。但他又觉得诗词书画，是一种深奥的学问，是够一个人花一生的力量去学的。但是完全凭自己的力量去摸索，终究是孤陋寡闻，不容易达到大成，有所建树的。

这就是他眼前的问题，学问要有切磋商量的朋友，有博学的名师指导。到哪里去找这样朋友，这样名师呢？这却使十几岁的黄宾虹心中逐渐产生了一种苦闷，使他有些消沉。除了学书学画以外，仿佛是百无聊赖似的。

三

正在他苦闷彷徨之中，忽然听得家乡来说，当时安徽的学者汪宗沂，在歙县紫阳书院里讲学。汪宗沂是一位名师，又是一位饱学的学者，曾做过李鸿章的幕僚，因为不太理想，辞幕回乡，在安徽各地聚徒讲学，到他那里去问学的生徒很多。

黄宾虹商得父亲的同意，便又回到家乡去，进入紫阳书院，这就开始了他新的学习生活，和他相处的同学中有许承尧、许玉田、徐丹甫，都是黄山山麓几个村落里的人；许承尧是檀干村人，对附近几个村落的情况知道得较多。

书院的生活，和独守寒窗大有不同。虽然当时并没有规定

的课程，也不分班级。但是讲经、讲史，教诗词古文，以及宋明理学，乾嘉朴学，也是有一些程序的。对先生所教的各种学问，学生也各有所好，自然就分成科目。有些爱好相同的，就往来频繁，相互切磋琢磨。黄宾虹是爱好书画的，自然对诗词，对小学，对乾嘉朴学，比较有感情。

汪宗沂是安徽学者，对省内前一輩的学者，如怀宁的邓石如，泾县的包世臣等也有了解，所以有时候也常说到邓石如的金石篆刻，包世臣的《安吴四种》、《艺舟双楫》等著作。同学许承尧是一个诗人，对安徽过去的学者戴东原，文人邓石如等的著作、作品，都有一定的认识；对于歙县当地的人物、掌故，知道得也较多。如绵潭村的“飞鸿堂”和主人汪启淑，及其收藏古代的铤印，和《汉铜印丛》、《飞鸿堂印谱》等书。黄宾虹过去是听说过汪启淑的名字的，也很喜欢金石文字，所以很投机。

黄宾虹在紫阳书院大约只有一、二年工夫，这是他一生中很有意义的一个阶段。对他以后的学术研究，金石书画探索，大有影响。紫阳书院扩展了他新的见识，增长了他对乾嘉朴学的爱好（他不喜欢宋明理学，认为只是些玄谈而已）。文字考证，又和他一直喜爱的书画有关系。紫阳书院的学术气氛使他产生了研究家乡文献，祖先遗著的心愿。

没有想到就在这一、二年里，他过着平静、安宁的学习生活，而他的父亲却在金华商场里艰苦挣搏。当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，已深入内地，洋货充斥国内市场。金华的街上新开的许多商店，出售的都是洋烛、火柴、洋油（煤油）、洋烟等杂用品，和洋布、洋纱等机制织物。洋货的充斥，使向来静如止水的民族工商业，受了极大的冲击。形势的逆转不想竟是这么迅速，这么招架不及。

黄定华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老商人，眼看到洋烛比之灯盏便

利，火柴比之火石、火绒轻便，煤油灯比之菜油灯盏明亮简便得多。心中就思潮起伏，筹划对策。当然，首先是顶住颓势，静看发展的趋向。

直到眼看这个局面越迫越紧，黄定华就有急流勇退的打算。所以在黄宾虹二十岁上，黄定华再次打发他回歙县去应试，要他在科举方面重试一下身手。黄宾虹为了不使父亲伤心，只得满口答应。

他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，和徬徨不安的思想斗争，重又回到故乡。他再三振作精神，把《墨选》、《墨稿》这些书一再阅读。“倘使这次又名落孙山，该怎么办？”“倘若父亲终于招架不住，败下阵来，家庭又将是怎样的情况？”“自己以后的出处，应该何去何从呢？”这类问题苦恼着他，使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不知怎样应付这个局面。但他知道严重的时刻已经到来，必须面对这些问题。

这一次院考还是名落孙山。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回到潭渡村，决计放弃科举这条路，要从学书、学画、学金石考证，学一别的学术，找出一条新路，以求得一些可以立身处世的技术和学问。

从迟疑到坚定，从纷乱到明确，从走投无路到坚决前进，这又是他学习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。虽然他对书画、考据等已有了些知识，但是基础不广不深，必须要广泛地展开各个领域的深入研究，深入虎穴，于渺无边际的学问的大海中去探寻稀有的宝贝，不经过发奋用功，不经过寒窗苦读，是不会成功，不会有所发现，有所创造的。他知道古往今来的学者、画家，大多数是这么过来的。

于是他仔细阅读借来的《说文解字》、《尔雅》、《仓颉篇》等等，而且和戴东原、包世臣等的著作相互印证、比较。他既知道作画应用作字法，书画的道理是相通的，他就必须对书法作深

人的研究、了解；对文字的变迁发展，都取得丰富的知识才行。

在国画艺术上，他又要了解前代名家的实践和经验，他要彻底弄明白前代名家的笔墨技法，分析他们的艺术作品的优点和缺点，才能取长舍短。他就以读书，临摹古画，来作为理解国画传统艺术的门径，又以正确的技法，指导自己的实践。

以后的这一时期是他发奋用功，全神贯注，从事艰苦深入的研究时期，这就是为山九仞的打基础的时期。

当时，他一个人躲在楼上，作画、读书，画倦了就读书，读倦了就作画，有时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。一卷在手，往往要读到三更半夜，和他作伴的只是一盏孤灯。一听鸡鸣，又立即起床，草草梳洗以后，便拿起笔来写字，写了几张字，便作画。或者在壁上挂起一张查士标的或浙江的画，对着观察画的用笔、用墨，直看到有心得时，自己也就画了一幅又一幅。同时他又读一些画家的著作，如董其昌的《画禅室随笔》、笪重光的《书筏》、《画筌》之类的书以加深自己的理解。

这个时期，他对明代的沈石田、董其昌，以及明末的浙江、石谿、石涛等人的画，着实下了一番刻苦的钻研；把他们的画的特色详细辨认，他们画的重墨、皴擦、点染分别研究，相互比较，既领会了各家的长处，又明白了各家缺失，掌握了各家的特色。当时他特别喜爱明朝以及明末的名家作品，他以为这些名家的笔墨技法，基本上都是用作字法作画的，而且笔苍墨润。他的书法是学唐人褚遂良，他以为褚遂良的字，用笔一波三折，和画法可以相通。同时，他因研究《说文解字》、《尔雅》之类的书，对大小篆书，也有兴趣。

在他借来的书籍之中，也有他族中祖先的著作，其中如黄白山的著作。黄白山是明末富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思想的一个遗民；他提出书不可不尽读，友不可不尽交；天下名山、大川，不可不尽游。于是随带书卷，遍游名山大川，曾到钱塘看

潮，渡过九江。在江淮之间，遇到了广东的屈大均。两人一见如故，相互唱和。又曾和王炜讨论过杜工部的诗作，著了十二卷《杜诗说》；可是他的著作《一木堂集》是被清朝禁毁的，只有《字诂》一卷，《义府》二卷，后来被戴东原访得得以保留了下来。

黄白山的著作，是从黄白山直系子孙那里得来的。他从黄白山又追寻他儿子黄凤六，从屈大均又追寻其他遗民如刘继庄、顾亭林、黄宗羲等人的著作，又找郑所南的《心史》、谢皋羽的《晞发集》来看；同时又发展到明朝的安徽名家程嘉燧的著作和国画。他对这些遗民、义士、学者，都寄以向往之情。这也成为他另一部分的学术研究，对启发他的思想气质修养影响也是相当大的。

但是这段时间也不太长，到这年初冬，他接得父亲的来信说已经打算全家迁回潭渡村来。

四

黄定华知道儿子再次应试不利，不免有些失望；又知道他在家乡能发奋读书，平日不常下楼，倒也觉得是好事。他自己看看形势不利，就准备退回潭渡村去。所以在金华嫁出了一个女儿，又安排一个儿子到一家染坊去学生意，自己就带着其余的儿女偃旗息鼓，从金华回到故乡歙县潭渡村来。这个十四岁就赤手空拳到金华学生意的孩子，在过了整整四十五个年头之后，又悄悄地回到了出生之地。时间是公元一八八八年，清光绪十四年的冬天。

黄定华多年从商当然有一些值钱的红木家具、铜锡祭器，书籍、文物，虽然有些亏折，因为能急流勇退，总还保全了些资产。

经过他老谋深算的安排，该变卖的变卖，他手里倒还留着几千块钱的现金。另一方面，他又极力撙省。他这番并不是衣锦荣归，临走前，并不声张，悄悄雇了一只小帆船，由水道回潭渡村去。到小帆船拔起竹篙，扯起风篷时，来送行的，也只有他两个儿女。

黄定华在金华经过四十几年的生活斗争，如今败下阵来过着山静似太古，日长如小年的生活。他每天没有一定要做的工作，只写几个擘窠大字，作为消遣。故乡的变化虽不太大，房舍、草木，还与他四十五年前离开故乡时差不多。

因为他每天作书，每天磨墨，忽然对着墨出起神来。墨是曹素功、胡开文等安徽的老墨庄出的，却不受洋货充斥的影响。他以为不能坐吃山空，不妨试试这一行业。就和儿子计议制造徽墨的事。恰好村里就有一个曾经在曹素功墨庄做过工的老工人，便找来商量，知道造墨是个大可小的手工业，造墨最重要的原料是松烟，黄山山麓有的是松树，其它只要和胶和水，再加入人工捣拌就是。黄宾虹这时已经二十岁出头，读过有关制笔造墨的书籍，当然可以充当父亲的助手。

黄定华当下就在自己家里收拾了一、二间小屋，作为工场，还雇了几个帮手，从芜湖请来一个熟练工人，对取烟、和水、和胶等都有充足的经验，是曾经在曹素功、胡开文两家墨庄里做过工，极干练的一个人。这个人经常要回家去看看孩子，也往往有人来找他，有的说是路过潭渡村，有的来问他曹素功、胡开文墨庄的工人消息。人很和气。

黄宾虹父子都对这项新事业寄与很大的希望，父亲总管一切，儿子又向各处找了《墨史》、《墨谱》以及明朝和清初名墨的拓本，研究制造墨的模型，花了不少心思。他父子俩的心情，是不同的。父亲聊鼓余勇，是一种挣扎、回光返照的表示。而儿子黄宾虹是在积蓄力量，在下磨铁杵的工夫，以便一旦出而问世，站得住